

月亮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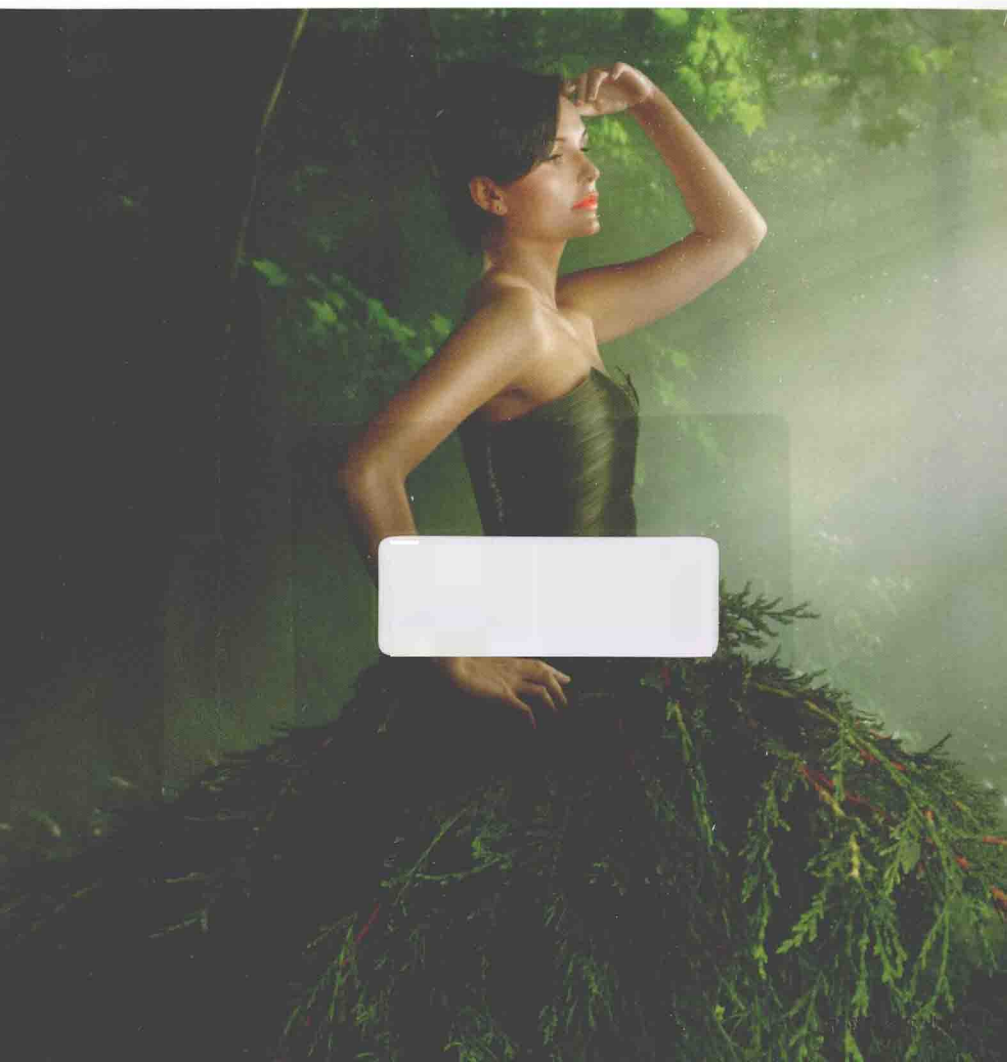
李楚冰
主 编

怀念，不曾停止。
爱，依然续存。

《花溪》永远的记忆。

花溪

十年典藏
另类卷



花溪

十年典藏
另类卷

月亮背面

李楚水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背面 / 李楚冰主编.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13-3703-0

I. ①月…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2882号

月亮背面

主 编/李楚冰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叶 辞

选题策划/张 云 李楚冰

封面设计/马顾本

版式设计/赖水珍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9 字数/218千字

印 刷/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703-0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文/袁政谦

暖风让人沉醉。

我们站在2013年盛夏的花海中，回望一些难忘的过往。13年前，《花溪》如初长成的邻家少女，婷婷地展现出婀娜的身姿，眼波流转，心意缠绵，用春风化雨，用笔墨为种子，开垦出一片美丽时尚的文学花园。

文艺，文学，时尚，是《花溪》的个性标签。新潮的少男少女们，把《花溪》列入比时装更能彰显品位的榜单。手捧《花溪》，无需言语，已然告诉众人，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的标签。同爱可以靠近，生人请勿打扰。

爱，懂爱，会爱，是《花溪》的灵魂所在。爱情中的你我他，以为誓言就是永远，爱就是一世，可是，爱情的风暴，来时美得波光荡漾，去时却是海崩天裂。爱情的智慧，自我的认知，缘起与缘灭，片刻与永恒。如爱的指导书，无论爱如潮水还是恨如狂澜，都在关注你，抚慰你。

喷薄日出，午后微风，夜晚静谧，书页轻轻翻过，阅读之间或带来美感与内心的融合，或静如深海、恬如乡村。小说中的是她非她，是我非我，却为何，总有对号入座般深刻的同感共鸣与震撼。

彩蝶恋花，凤栖梧桐。美好总因美好而相聚，而回旋，而升华。很快，这片缤纷的文学花园，吸引了众多的彩凤。“花溪体”风靡一时，《花溪》成为文学创作者倾慕的殿堂。

堂，作品能在《花溪》刊载，即是内心之爱深植所爱热土。

辛勤耕耘，盛景如斯。

那些年，那些字句，成为不可复刻的经典。

那些荣耀，那些回忆，在泪水中一一闪光。

时光之河，浩渺无垠，相遇、相知、相爱、相离，生命的轨迹总是如此。

幸好，我们一起走过。

之于永恒，我们所能做的，是悄悄铭记。

怀念，不曾停止。

爱，依然续存。

《花溪》2000—2010年十年经典，值得收藏。

此后，春花水暖，夏月别枝，秋水长天，冬雪繁星，我们深深爱，好好走。

感谢热爱《花溪》的每一位读者，是你们把“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的承诺传播到了四方。感谢《花溪》的每一位作者，是你们把种子开成了花朵。感谢《花溪》的历任编辑，是你们的爱成就了《花溪》之爱。

风醺然，水长流。

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



花溪十年典藏·另类卷

目录

若汀居

文 / 刘贞 图 / 谢馥年 1

青春

文 / 陈麒凌 图 / 段磊（夏初构想插画机构） 14

等待戈多

文 / 塞宁 图 / 黄曦 27

读心

文 / 丛虫 图 / 董巧俐 40

离开你的第一天

文 / 七日霜飞 图 / 粉红蟹 55

猫二零四

文 / 王澍 图 / fizz水水 71

美丽的错误

文 / 独居蓝猫 图 / 蛋蛋 86

手表

文 / 甘薇 图 / 卡伊（火狐工作室） 99

小狗归归

文 / 易粉寒 图 / 李岳红 112



月亮背面

Contents

代价

文 / 夜游宫 图 / 董巧俐 125

逆转

文 / 渝李 图 / 孙琳 141

凤梧

文 / 宁子 图 / 陈莉 158

失恋影院

文 / 锦泽 图 / 路上路 171

阴阳刺青

文 / 江航 图 / snowfenfen 186

月亮背面

文 / 默音 图 / 王巍（火狐工作室） 200

知更鸟之城

文 / 薄荷 图 / 吴建雄 221

谢春红

文 / 语笑嫣然 图 / 李昂 239

七日杀

文 / 凌霜降 图 / 粉红蟹 258

疑是惊鸿照影来

文 / 连城璧 图 / 歌谣 270

我有了，一个不想忘记不想回去的今生，但是我要陪你遗忘。

若汀居

文/刘贞



青青的草蔓延在寂寞的后庭。

豪华的门楼掩映下，没有人知道后庭的草是怎样生长与蔓延，怎样在寂寞里经验荣枯。春风不度的后庭，暗咽了管弦，黯淡了红颜，封锁了秋千架，只有它，是一径无动于衷的青葱如昔。我站在你的妆台前检视那些散在尘土间的胭脂，它们记录着这宅院曾经的赤金与朱红。我总觉得是你回来过，我甚至听得见你的衣裙在蔓草间穿过的轻响。曾经所有人都以为你会在这朱门里终老一生。可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



我没有草那样的耐心，我不愿承受那样命定的荣与枯。我总是自己结束自己，于是我拥有很多个仓促收煞的前生。拥抱世界时我有一张恹恹的脸，这么的一世，不过又是一场死缓。我不明白在这样殊途同归的轮回再一次开始时同伴们为什么还保有那么新鲜的喜悦。于是我又一次发问：我可不可以不去？我看不见他的脸，我听见一个声音，他说：这次给你一个不愿回来的今生如何。我叹一口气，求恳说越早结束越好吧。跳下去那一瞬间，一只手在我额上轻轻一按，我想象那是一串咒符，或者一个数字，不知道这一次的刑囚是多少年。

睁开眼的瞬间，耳边响起一个尖锐的女声：“刚刚生下来的小孩子怎么额头上有灰？”是我的乳娘。一块青色的丝帕覆下来，自我额上轻轻拂过。我瞪着眼睛看上天给我的提示在青色丝帕擦拭下，变成了氤氲的飞烟。它们萦回在我眉间，于是我有了一张迷惑的脸，这一次是多少年的羁留呢。于是我叹息了。我从来没有喝过那种叫作孟婆汤的饮料，

因为我没有可以积攒起来用于训练遗忘的回忆。我忧伤地望着小心翼翼抱着我的丫鬟。她非常的年轻。我知道明年她将是新的姨太太，后年，我瞪起眼盯着头顶那一团青色的烟雾，是的，后年她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我今生的家是大而奢华的。女人的脸是美丽的，脂粉和微笑上浮游着青色的线。透过眉间萦回的青烟，我看见这些青色的线结成一张天青色的网罩在奢华的朱门上。我总是朝着天空发呆，想是不是乳娘的丝帕把它甩到了天上。那是上天给我的提示吗，这一次的刑囚究竟是多少年呢？我叹了口气。

我看见丫鬟惊异的脸，她对乳娘说，你看他在叹气呢。她说她听见我在叹气。我想指给她天上那张网，她的眼睛瞧着我，她说少爷要撒尿吗。没有人看得见朱门上空那天青色纵横交错的网，它们把天空切割成不规则的条块，我侧着脑袋数，一、二、三、四……十八个结。

我看不见是谁的手在编着这些结，当所有的提示都化成了一缕烟。我想某天在他或她编好更多结的时候，这张网就会落下来密密地裹住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上天把我的今生放置在这宅院里，是为了更快地结网还是为了解开那些结。我开始对今生有了期待。或许这一次，是会记得了什么才离开吧。



躺在襁褓里，接受着长房长孙应有的荣耀。很多挂鞭炮在表彰我这一次的现身。

我看见我清瘦的爷爷，他右手边偎着他的四姨太太，一个三十多岁

妩媚的女人。她非常地眼熟，在上天丢弃的名册里，我想起她的前生是一只性格忧郁的猪。我笑了。我看见我的爷爷也笑了。他一定期望襁褓中他的孙子某天也能够用鹰一样的目光巡视这阔大森严的屋宇吧。他没有看见上空若隐若现的那些青色的痕迹。扭了扭脖颈，我想宅院里只有我有一颗惴惴的心。

自从乳娘和她的绢帕破坏了一切既定，我深信女人们会是这大网中间最坚韧的结。所有人都发现我不喜欢府里美丽的丫鬟和家具。他们不知道美丽的女孩和家具前生可能是猪狗和粪土。

就像爷爷那个满脸跑眉毛的姨太，她娇笑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扭动的猪头。我想有什么事正随着她的笑声一起颤动。

我知道了那个刚降生时抱着我的丫鬟叫苓。我喜欢她抱着我，轮到别的丫头时我就哭。我知道她和我一样是在忧虑着什么。可我还不到一岁，我不能跟她交谈。

苓从不抱我去花园，你知道我的家很大，我躺在各式各样的怀抱里，目光穿过月洞门在庭院里旅行。我说过，苓听到过我叹气。我说过，第二年她应该是新姨太，在我开口说出今生第一个字之前，她做了二叔房里的新姨太，我看见她忧郁地立在臃肿的二叔旁边，我看见她腕上镯间淡青的帕，在乳娘怀里我打了一个寒战，我说：结！那是我今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我看见了第一个青色的结。



渐渐地，我快两岁了。丫头佩佩抱着我，苓在庭院里看花，腕上青

色的帕角随风而动。她把我抱过来，眼睛迷离，她伏下脸问我，少爷，你听见夜里噼啪的烧柴声吗，猫叫得好吵。

她不明不白地死了。是在井里被发现的，有人听见头天夜里有近似女人的嘶喊，说我怕火，每个人都说她的福薄，半年后二婶也死了，二叔念念不忘地说苓死得太早了，不然一定要把她扶正。

我知道她一定了解了有关那张网的应验，所以她宁可选择了死。

我不愿意看天，天上有那张我不能理解的网。我盯着地。我开始大叫：佩佩，抱我去花园。从她怀里挣下地，我倚着女墙，试着用苓的眼睛去看花园里盛开的花木。我发现园子里草很少，样子稀疏而颓丧。我摇着佩佩的腿，我说我们走吧。



四岁的时候，我梦到了女墙。一个穿青衣的女人在女墙下徘徊，在一株藤萝边埋下一个瓦罐，就是这个时候起，我不再倚着那堵墙，我想我得看着它。

醒来时我瞪着天，小丫鬟捧着莲子汤要喂我，我问她太阳出来没有。她说不是在天上呐。我看见天上那张网的位置，向西的一角有个大大的结，在天上写着呢，我知道那又是一个提示。也许等不到十八个结依次出现了。我扔了汤，光着脚向花园里跑。

我没有找到一架藤萝。这偌大的花园没有几蓬草也没有一架藤萝，花园里只有自顾自地开着的肥硕的花，没有气质柔靡的蔓草和女萝。

藤萝下面埋着什么呢？

我看见我爷爷的四姨太从对面摇一下扭一下地走过来，我想起来了，整幢宅院里只有一架藤萝，在我爷爷的院子里。所有，那些青色的线头都埋在他的院子里。他保持着缄默，我想，我也得和他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四姨太太谄笑着向我走过来。一天两次地撞见那妖娆的女人，让我觉得不安。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裙走来，在墙边上忽然摔了一跤。我立刻觉得她把一切都摔了个粉碎。过了一会儿，她哭哭啼啼地领了花匠和工匠来，说是什么根还是槪绊了她。她要掘地，为她的脚踝报仇。

我知道这是愚蠢的。

花匠在她摔倒的地方掘，我分明看见那张网轰的一声响向下降了几分，不要吧！不要吧！

我看见地下的土里一块茎根，哪里会有有根的藤萝？

可那分明是。我梦里的那架藤萝。

没人当它是，扔在一边。我知道那是。我看见了进而在地下生了根的往事。四姨太怀里那只猫突然窜下来，呼一声扑向女墙。这个畜生，它也看到了什么吗？它抓下一把土，又一把土。四姨太把绊倒她的老根踢了几脚，抱了发疯的猫走了。我预感到一切就要明了了。天要下雨了。我又叹了一口气。我想起苓，还有那个在我梦里着青衣在女墙下徘徊的女人。那青色的笼罩大宅的网。那十八个青色的结。

天下雨了，四姨太的猫丢了。

早晨，我听见四姨太的丫鬟翠羽在房外同我母亲的丫鬟打听那只猫的踪迹。我告诉她，在花园里。我想那只猫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我打开丫鬟系扣子的手，我说我不要你管，把鞋子拿来。她走到床边，我瞧着她，忽然我看见那只猫湿漉漉的，叼着一团青色的东西蜷在床边。

那是一张网，有十八个结的网。

我开始尖声大叫：把这只猫打出去！

仆妇们闯进来七手八脚地把这只猫打了个半死。他们以为这只无主的野猫吓到了我。是的，它吓到了我。那是一张网，我知道，一个女人织的，一个死去的苓和半死的猫都见过的女人织的。我今生眉间萦绕的淡淡的烟也许是为着她，为着那个结网的女人。

五

我的爷爷派人来领我去他的书房。他听说了我被一只猫吓得大喊大叫的事。他看着我，说你去过若汀居？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若汀居在哪儿。他瞧着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他说你第一次见我时候那样的笑，我知道你是上天派来的。他说他现在的妻不是他的原配。他最初娶的女子叫若汀。没有她的陪嫁就没有这幢宅子没有我目光像鹰一样的爷爷。他说你知道吗，她是个疯子。当然她不疯的时候很美。后来她什么人也不认识，生了我父亲之后就住在里面。门上加锁，求整幢庭院的宁静。他说你知道吗，最初见她又安静又美，我是欢天喜地娶了她的。之后她又疯了十八年，死了。发病时自己烧了若汀居。于是他修了女墙，为着纪念她，在这一片空地上起了花园。他说清醒的时候她一定在怨他。怨他关了她十八年，于是又一个十八年才让他有了第一个孙子，那就是我。

是这样。

我的爷爷相信我的不平凡，他下令宅子里从此不许养猫。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怕那只叼着青色丝网的猫。他对我说了关于这宅子的故事，



就是关于若汀居的那些话。我发现他已经步入了晚年。他说若汀，我用十八年还你十八年。他笑了一下，像个得计的商人。我盯住他的脸，我用目光质问他，我想告诉他如果有所欺瞒，这张网就会降落下来收紧他的子子孙孙。他不理会我目光里的威胁，他的表情是事不关己的轻松，他要抽身而去了。

终有一天，我知道他只说了一半。那一半埋在土里。她是叫若汀，只是她被关住若汀居时还是健康的，被当作疯子样封锁了十八年。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这样厌恶她。

她撕了青色的手绢，一年结一个结，她盼他放她出来盼他回心转意。后来她开始学习恨他，最后刹那她就疯了。我不知道那每一个结代表什么。我从书房里奔出庭院，仰望那张天青色的网，每个结都是坚硬而硕大的，火光一闪，有尖锐的女人的嘶喊声像刀锋一样掠过我的脊梁，她说你不要点火，我不要死。是的，原来那把火是他放的。

这和若汀居一起消失的女人也许正在女墙边，藤萝架上游廊里结这张网，结了十八年，猫叨来的东西上写着她十八年的诅咒。应验一个，

整个宅子将万劫不复，我知道她编这咒符的时候是清醒的。她听到了他的话吗？她一直在等，等他提起她等他说抱歉吗？我冲回厢房，看到他闭上的眼睛和嘴角一抹狡黠的笑。我看见一块青色的丝帕，一角绣着汀。她来送他了。

六

他寿终正寝，留下这张网覆住我们头顶上的天。弥天的网徐徐张开，人像网里的鱼，挣扎直至窒息，这是我经常做的梦。十几年来，花园里的花出奇地好，每一朵都开得抵死灿烂。若汀一定很爱草。我常常徘徊在花园的小径，低头看娇艳的花朵间裸露的土地。我希望能找到许多年前青色的草生长和刈灭留下的根。

十二年间，宅子里只出了一件大事。爷爷留下的四姨太跟人跑了。后来听说被杀了。王妈他们议论说是遇到一堆劫匪，但是仓皇中竟忘了拿钱。我后来的故事源于我母亲。我母亲是一个平庸而华丽的妇人。不生在豪门，不嫁入豪门，她就会饿死。她对于爷爷生前不许养猫的禁令大为不满，一只慵懒的猫是她全部的贵妇风度。

我好像还不曾提起我爷爷的长子，我叫作父亲的人。他的脸混在众多营养过剩的中年男子的脸庞中，是我最学不会记忆的那一种。他没有爷爷那样鹰一样的眼睛，他的目光涣散，鼻子上总汪着一层油。他在庞大的院落里走过，没有人的目光会追随他。我的母亲于是成了这庭院里最强势的声音。

从四岁到十六岁，十二年间我没有见过任何一只猫。可它的声音

天天在我耳边聒叫。十六岁时，我的忧郁甚至渗过我的背影。我不止一次梦见若汀年轻的样子，她有着娇弱的笑靥，盈盈地着一袭青衣。也许十八年幽禁生涯坚硬的只是她的爱。从这庭院穿过的时候，我想象着她坐在桌边，她轻轻地说园子里的草长得真好。我居然微笑了。他抽身走了，把我们遗落在这重重的庭院间，和她对视。

站在西屋我母亲门口，我仍然奇怪地微笑着。这园子真好。我看见一张年轻有着脆弱轮廓的脸。我听见我母亲说这是你齐家的妹妹，比你小一岁。

这园子真好。是这个忽然来的妹妹说的。你来了。你回来了。我微笑着问。她果然是来了。她叫作心荻，这一次，在她的今生里，是叫作心荻。

我听见一声尖锐的嘶叫，一只猫冲过来嘴里叼着青色的线团，我一眼认出是四姨太死了的猫。我嘴唇一下子苍白了，谁的猫？吴妈，给我打出去！我看见那个叫心荻的表妹局促地喃喃。我的母亲在向她解释我四岁时和猫的冲突。我低低地欠身，对着她。我看见她目光同情而迷茫，像是最后选择了枯井的苓抱着我时的目光。苓，她说她听见夜里的烧柴声和猫叫。猫叫，我听到了。我起身，说我陪你四处转转。我的母亲满意地注视着我和我的表妹。



她小心翼翼地跟在我后面。我微笑着走向后庭。我听见她叫我，她说对不起。她低着头说，明天我把猫送走。我说不必了，只要你喜欢。

我想我喜欢她，在她在我梦里徘徊了这么久之后。我天天陪着心荻